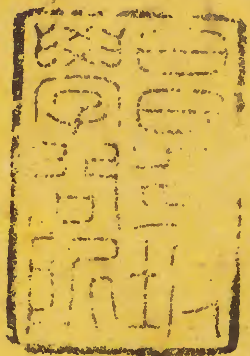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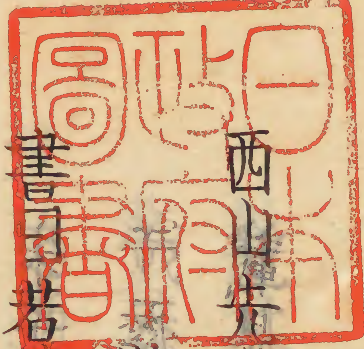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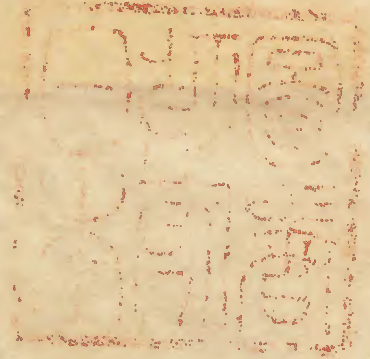


漢	九	四	三	三	類
書	四	三	一	七	類
門	三	三	一	三	類
函	三	一	三	一	類
架	三	一	三	一	類
冊	三	一	三	一	類

內	九	四	三	類
閣	四	三	一	類
文	三	一	三	類
庫	三	一	三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18)
函號	299
	1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八

敬拜于田日錄卷之十八

書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之無不敬也可見矣又按堯舜之於

日朱子曰欽恭敬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

美皆出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也克能

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

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欽明

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

言也至于被四表格上下著見之盛如此也孔子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于堯而其
 贊堯之德莫備于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
 中開卷第一義也學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
 體不外是矣○愚按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所以恭
 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
 日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立
 德升聞乃命以位

書朱子曰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又益之贊禹曰帝初
 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
 西載見贅腰夔夔齊慄馨亦允若說者謂夔夔悚慄之



貌此事親之敬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
 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臨民之敬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此事君之敬合
 日數章而觀則舜之無不敬也可規矣又按堯舜之於
 敬也不特修己而已其於事亦莫不然二典所記其
 命羲和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其分命曰寅賓曰寅
 餞曰敬致命繇以治水日往欽哉釐降日女亦日欽
 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命禹以慎乃有位命皋陶
 以恤刑命契以敷教咨伯以典禮不日欽則日敬不
 日敬則日寅而於其末也復日咨汝四十二人欽哉

惟時亮天功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內而修一身外
而治萬事一皆以敬為主若乃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益之所以進戒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之所以陳謨也至
於勅天之歌臣以欽哉勉其君君以欽哉儆其臣胥
訓胥告惟敬之一言此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
日若稽古大禹日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
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曰以下即禹祇承于

書帝之言艱難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
日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
日則其政事修治而民亦觀感速化於善矣此禹事君
恭之敬又禹貢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朱子以為禹平
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
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此
禹率民之敬至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惟
能敬是以繼禹之業太康失邦其昆弟述禹之戚以
作歌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太康惟不敬是以墜
謫之緒

讀書記
卷之八

詩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
 毛氏曰躋升也○朱子曰湯之生地應期而降適當
 其時其聖敬又曰躋升以至昭假於天遲遲久也言
 其純亦不已也○又湯誥曰茲朕未知獲戾于社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玩此數言測聖敬日躋之
 實可見矣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社此之社
 詩文王之四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社于以緝熙
 王氏曰穆穆敬也朱子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亦不
 已之意○又大明日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德齊日繼
 雖在宮肅肅在廟皆足以見緝熙敬社之氣象也而

書武王以箕子歸作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
 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孔氏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愚按貌言視聽
 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
 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
 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
 由而明且聰思睿汨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
 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信哉○又按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

詩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
 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
 則曰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
 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
 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
 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
 曰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曰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
 書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天受也蓋敬則為

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
 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洛誥於功肅將祇歡去未十日而聖王同敷於新
 此成王留周公之詞其下文曰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舊說謂周公之功至大而能肅以自將故天
 下之人敬而樂之也愚按本文無天下意蓋言公之
 功如此而以肅自將以敬自樂肅將者嚴毅之容著
 於外祇歡者和樂之意發於中聖人盛德之氣象可
 備以想見也又按康誥諸書皆周公作其戒康叔曰疇
 壞乃身敬哉其稱微子曰恪慎曰肅恭其告召公曰

克敬告殷多士亦曰克敬聖人之修身教人無二道
 論語恭而安又曰恭而安又曰恭而安又曰恭而安
 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全文見氣象篇○程子曰象
 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
 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氏
 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
 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
 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現有些子
 放去便收歛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以後自

熟○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敬○朱子
 曰聖人相傳只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相
 濟又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祀大哉
 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蔡
 光武烈待日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
 子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又按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
 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焉此敬也曾子戰戰兢
 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溯聖學
 之淵源者其必自曾顏始

春秋傳曰季曰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愚按詩書言敬之外惟此為最的且又在洙泗之前

故記於此全文已見夫婦篇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克積之盛自然吸物者浩之無他道也程子曰君子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唯止乎此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者由是出以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隨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注蓋之謂敬無隨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槃水如震霆之在上地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問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問程子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明者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

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聰明睿
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心才不博
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治容亂色交
蔽而不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注則應
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
後物不能惑○南軒張氏曰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
已敬之道盡則所爲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
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推之家以及
於天下者皆是理也及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兆民雖象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

語理無不盡者

孝經子曰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君則臣
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道
子愚按禮之節文二千三百可謂繁矣而爲之本者敬
而已矣苟無其本則儀章度數豈能以自行哉敬非
求人之說而其效有所必至用力約而爲功博故曰
要道○孔門言敬惟此二章獨言餘皆兼言各見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朱子曰恭王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

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
乘下語聖人元無一語克之則睥面盍背推而達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問暢論敬曰正其衣冠端坐儼
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
敬否謝氏曰不如執事上尋便分明事思敬居處恭
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上文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云云朱子曰既安於命又

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
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程氏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
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
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
禮為主也。○以上兼言恭敬。○按朱子曰敬者恭之
主於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
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因言恭
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凡
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克積盛滿而後

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敬字硬恭字軟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禮緇衣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云云此兩語當深體也。○愚按經傳之言莊多矣曰臨之以莊曰莊以蒞之曰色容莊似皆主容貌而言獨此曰心莊蓋未有無諸中而形諸外者以此語推之則所謂臨之以莊莊以蒞之皆兼內外而言非獨色莊而已也肅與莊何別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則體安舒心輕肆則體躁擾以身

驗之斯可見矣。○禮表即君子莊敬。○伊川先生最愛此語蓋常躬儻焉如不祭曰。○鄭氏曰儻焉可輕賤貌。○伊川先生最愛此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或問臥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僣倨而心不慢者。○以上兼言莊敬。○易坤六二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

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又曰切要
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問人有專務敬以直
內不務方外如何。曰有諸中必形於外惟恐不直內
內直則外必方。○操則存舍則亡操之之道敬以直
內也。尹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合敬以直內若
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
之既久自然有得。○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者
斷亦而害者大。○李籲問每嘗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
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

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
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人則自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以敬直內則不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則直矣。○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
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持固爲禪學他有个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
要之其本亦不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
道。○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必有事焉當
用敬否。程子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
若但知有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

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孝字須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何如溫清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侵○朱子曰敬有死底敬有活底敬只守主一之敬若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以察其敬與否動以察其義與否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是立已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

○問敬義夾持之意曰最下得此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正面上只有个天德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夾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些去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并達天德又曰夾持者內外並進之謂直上者進進不已之謂○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敬義非兩截事○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曾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其

足○敬以直內是要無此偏邪○敬義云云此在坤
六二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
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夫子從而發明以敬解直義解
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解大字然敬
無義不得義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是孤若是敬義
立施之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朋則信皆不待習而
無不利也○問云云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曾
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
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正此須實做
工夫始得若只恁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做工夫

只此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窮○朱子於書之堂左曰
敬右曰義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
卅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謂而必以戒慎恐
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
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
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
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
近淺深無不貫于一二者樂而玩之固將終吾身而不
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名吾二齋云○問養氣章

孟子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存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
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冊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

西面左端是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負屏而立在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我墮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云云在閭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九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問冊書朱子曰敬便堅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以上兼言敬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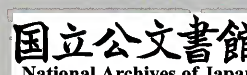
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
 言然則用與物持簡何如也曰士君子之於簡者本
 朱子曰信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
 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
 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佚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州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
 者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
 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
 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畧可謂得其

事指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於有心於簡而多無簡字矣故曰太簡○或問居敬居
 於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
 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
 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行之者又一切
 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
 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南軒張氏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
 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
 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敬簡堂

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又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
 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則
 因其然而酌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
 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
 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
 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

此章兼言敬簡效事本自然然其要而無飾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曰且道便在中無時好何言自簡其簡限共

朱子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詳見言仁篇○程子曰孔子言在思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曠體胖動
 容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
 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
 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
 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
 有此敬也○集義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
 敬便私慾萬端害於仁矣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
 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朱子



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
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爲春胡世之
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
躬于羹于墻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
大罔時怨悵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
斃○南軒曰出門云云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
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已所云云恕者爲仁之方
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
欲則已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
事曰云云○按無怨之義二先生所指不同朱說前規

南軒謂人已俱無所怨其味尤長此章兼言敬恕○
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
喪曰敬事而信爲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
室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稱晏平仲曰善與人
交久而敬之行必曰篤敬事必曰思敬至若不言敬
而實庄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
領詎不信矣蓋亦所敬無所敬之意而然者乎
詩思齊之三章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亦吉南軒說文者其難也衣常而會其歸
此美文王之詞○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

言言言
端莊若有所臨。朱子曰：不顯幽隱之處也。雖居幽
亦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
亦不已如是。○愚按：臨如上帝臨女之臨，不射非謂
人厭射之也。蓋在己，雖無厭倦之意，而兢兢保守，惟
恐其或至於厭倦也。○此語與朱子曰：不顯幽隱之處
抑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退，有愆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此語與朱子曰：不顯幽隱之處，亦
此衛武公自警之詞。○朱子曰：屋漏室西北隅也。言
視爾友敬，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

動。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
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
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
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
但修之于外，又當戒慎恐懼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
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也。如此夫！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
則亦聖賢之徒矣。○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
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
 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臣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
 師之誦史不失書滕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
 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
 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年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
 度誤矣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
 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
 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既曰道也者云云又曰莫見乎隱云云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也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若漠視乎隱顯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問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

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陰陽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統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二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間有不在

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以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視忘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現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由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思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幽隱之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見不聞而已之所獨見獨聞是皆常

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道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伏藏之於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何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

有切於此者故子思子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恐懼卽爲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覓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慎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慎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而程子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

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日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曰是兩條者皆爲慎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地而專在幽隱之間也其繁複偏滯亦甚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是道不可離處○所不聞不見非是合眼掩耳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常要提起此心使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

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戒慎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戒慎恐懼所以養其未發只聳然提起在這裏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耳或問卽是持敬否曰亦是○問伊川鬼神憑依語言爲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覩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現昭著如此○黃灝云戒懼是純體做工夫慎獨是只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緯而或帛先生以爲然○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先生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密處若只說存天理更不愼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也○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已動也○先生曰公莫看得太重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

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戒慎恐懼是事之未形處慎獨是幾之將然處○方不睹不聞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把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慎獨只是其意無分別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兼止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其文慎獨既專就也爇註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上既統同說于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先就睹聞處做了然後却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今人於睹聞處元不會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不成○按此當與性道教中和二章通觀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如達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朱子曰此以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不暇而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行以非其未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怠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
 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具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而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言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以自化
 之也威畏也鉞莖斫刀也鉞斧也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
 而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若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逾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篤恭而天下平此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
 之極功也此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
 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
 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
 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

至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仲尼至聖至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于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又曰：思量來

衣錦尚絀之意，天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闡然而日章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問知微之顯，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又曰：中庸末章只是說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取向裏心便粗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中間却事事有未後，却復歸結於問不顯，曰：按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是箇幽深玄遠之意，是不顯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絀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

不可知處。○輯畧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定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南軒張氏曰中庸一篇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深切著明矣。○以上皆言戒慎恐懼與慎獨之義皆敬之事而用功之至要也夫學慎獨已見誠意章。○程子曰有天德則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邵子曰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

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龜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道鄉鄒氏曰慎獨最爲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間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着力無由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爲篇首。○按鄒氏之言慎獨最有深味。○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朱子曰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性也知其可畏則其戒慎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

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南軒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言佩服而唯恐違也然而三者皆主於畏天命○又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欒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註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

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亦云人不省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敬也荀卿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邪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自不為狎侮非以危殆為可畏也孔子曰君子無小大無象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醇疵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董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之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

嘗深思其故則不易之論也敬者人心畏悚之名也故字之從人從敬則曰傲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悚戒懼之意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按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翁書贊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則曰近者為當况畏於敬雖最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祇畏抑畏寅畏則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得為敬乎是又不容無辨○又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曲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朱子曰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之欲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可懷而思可畏此民之中行此章列於小學故取焉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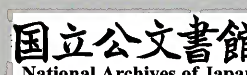
程子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苟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傲慢之道

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
 難而可以保其安而無過苟能慎于斯道推而行之
 於事其何所失耶與豈謂或有不敬者乎此以柔
 子之所慎齋戰疾與也夫是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
 朱子曰齋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
 於此戰則象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
 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
 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以上專言慎亦敬之事又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朱子曰是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月貢下非幾
 鄭氏曰禮注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問敬之貌如何朱子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
 又曰平居須是儼然若思藍田呂氏曰毋不敬者正
 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
 者立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天
 下至大取諸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
 於曲禮首章之言○愚按呂氏之說至矣然嘗推演
 其義以為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儼若思則靜時之
 敬安定辭則動時之敬儼然端坐若有所思是靜中

涵動意言辭之發安而且定是動中涵靜意雖非曲
禮本旨然玩之自有深味云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文能至夫然言辭
程子因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曰又曰思無邪母不
敬只此四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凡有差者皆曰不
正不敬也問寢不尸曰母不敬也又曰忘敬而後無
不敬○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
毋不敬○愚按毋不正者其綱也見於事親事君事
長與夫威儀容止起居動作者其目也事親以下見
曲禮典篇威儀以下今具列于后

書顧命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東萊呂氏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
大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
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
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
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
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
夫人自亂於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
也威儀夫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



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進于非幾味其誥語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何嘗庸姑曰詩栢舟之三章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鄭氏曰棣棣富而閑習也東萊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盛修容貌以威嚴臨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也參性好禮善儀不改其常度

淇澳之賦章曰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也若其無此而參養效天賦之間或類夫鼓劍而大學曰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之貌僖武教之貌赫喧宣著盛歆之貌諼忘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又曰恂慄者嚴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於外也問曰大學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曰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麓踈恣地縝密○僖武毅貌言能剛強卓立不怠惰闕颯問恂慄何以知其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問僖者武毅

之貌而恟慄則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時果有武
 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
 可犯○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赫喧見
 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
 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下界
 相視也止容止也遄速也○愚謂人生之所以貴者
 大必其有威儀容止之敬有揖遜周旋之禮異乎庶物
 若故也若其無此而豢養於天地之間直賊夫糧食而
 其已不如速死之愈也相鼠之為物至小且賤為人所

又憎所以深言無禮儀之不可也豈不類
 鳴鳩之中章曰鳴鳩在桑其子北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不
 又南軒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他也蓋謹其威儀於外
 而後其心可得而一心一而後威儀有度而人有所
 取正此所謂由乎中以制於外制於外所以保其中
 其三章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日
 朱子曰忒差忒也其心一則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
 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
 然不得謂之柔嘉矣。又論語巧言令色章謝氏解曰
 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
 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
 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
 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冷矣豈以好其言語善
 又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當許以為直
 矣信何嘗不雖內莊而飽厲飽而謔然則何者為
 巧言何者為冷色若能知出辭氣何遠鄙倍測知之
 氏矣此直學者深摠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朱子

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
 辭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
 禮此特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所
 會外之著事乃是偽已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
 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
 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
 已夫子所謂孫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
 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
 許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
 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許以為

直也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且蔡於此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於學者及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深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味用力之幾焉克已勤學之功不致懸懸言便之問而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堵左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賄詞存心也禮儀之節則去言也夫

朱子曰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者在此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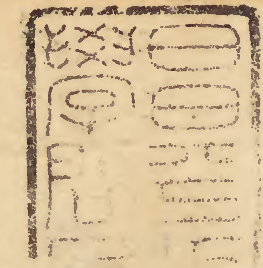
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

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
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謂也與
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朱子曰程子之言簡約
明白意趣深遠深得乎曾子未發之意尹氏之言溫
厚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源謝氏之言發強剛毅
有得於臨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於
涵養持守之則學者合是三者而用力焉無使偏廢
動則日用之間動靜語默無非妙用而曾子之意程子
信之言亦不外是矣○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
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因無誠實

西則其正顏色者色莊而已唯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
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
有素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為君子於是
持養既久而熟辟面盎背不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
而斯言之此說當矣○暴是麤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
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急之過慢是寬柔之
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議論有見得雖不甚差
只是淺近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于理此是
倍○問曾子云云其要在正動出之際曰曾子工夫
更在二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處耳○問云云曰曾

于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耳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畧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所當切切留意者爾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于威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八終

文政重印

文政重印

